



21042
2800
10-8

孟子卷之三

亥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の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の齊大夫名夷吾。桓桓公の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の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

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
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
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與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

蹙子六反。蹙音拂。又音勃。曾音增。

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尊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與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

顯顯

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 由猶通

反手之言 勝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 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文王三十分天下才有其二三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

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

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主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千里。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

身或章
浩然之章

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位。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一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撓奴效
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各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
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
博寬大之衣賤者之眼也不受者不受其挫
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
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
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良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聲
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
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
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
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夫音
扶

黜務敵入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
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
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
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憚為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聲憚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縱二衡三憚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中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為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大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

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充之入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為氣次為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之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充者本自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

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至剛不可磨滅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

及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篔反 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友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為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為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為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為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

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掘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養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波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諛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

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

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

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此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
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道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

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淫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夫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閏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職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

詩云追天之末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處反

詩豳風鳴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追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

戶巢之逆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忘教是自

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放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

孽魚 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承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巳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巳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 潮

俊傑才德之 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

未者多則廛以抑 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

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下出力以助耕公 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 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

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憤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分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

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
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端四股。人之所必有者也。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
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

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
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
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
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
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
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
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
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
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
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
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加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爲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一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

焉於虔反。夫音扶。

乏。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取爲役。由弓人而取爲弓。矢人而取爲矢也。

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取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入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為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

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疆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潮惡惡上去聲下
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
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
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
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為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為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
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
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厄困也
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
袒裼露臂也

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

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必戰。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纈。唯朝將之。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
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
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
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
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
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
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惡平聲 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以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

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尊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

有此二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子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懇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

貴德尊士為賢則上
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
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
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
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

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
刃反

贐送行者
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
為去聲

時人有以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
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

貨之也為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為於
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去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失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
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地也芻州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
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

子一而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之矣然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從從而邪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帥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守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

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方曰進退及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治如字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少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樽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

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答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為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前二篇十章十一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
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
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

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

龍音龍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其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為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文

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汶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邊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

而臥

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是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日之力而後宿哉。倅形頂反見音現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日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且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

豫哉

夫音扶合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所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存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

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
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
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
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
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
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
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
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有中
他説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覲古
覲反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
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文
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
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孟子既
告世子以道。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
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當復求他説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眩莫旬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窮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味。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斂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

所居反斂
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入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

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謂之
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
勉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
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日齊衰。疏。麤也。
麤布也。飾。縗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
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
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
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

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
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
其意以為所以知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
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
王之世舊俗所傳禮又小異而可以
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
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
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
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家宰六卿之長也。醵，飲也。澆，墨其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慙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慙其良心，而不自知其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三以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為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下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狂取也綯緩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不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下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為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以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其
七十畝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救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井則通九而作汝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二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分而取其二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五也徹通也均也籍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五禮反從目從今或音普 菟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穉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扶 六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什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千 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補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諭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為將為野人為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夫音扶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之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益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絜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者，文中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入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效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羊。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一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

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施。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

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

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

服也。摑，扣。搯，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耕所以起士，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殽，音孫。惡，平聲。

饗，殽，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殽。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

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
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
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之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瀾，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

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
民如此而暇耕子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入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錫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之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
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
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服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

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學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

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詩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
倍與皆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

任平聲疆上聲暴
蒲木反皜音杲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
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專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曰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
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駮博勞也惡聲之鳥南
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官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辦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此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大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

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訛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

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贊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以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
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
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
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曰愛
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
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
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
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
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
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
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
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

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
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
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
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
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泗嘍楚怪反泚士禮反睨音
請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泚明一本之意
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
屬姑語助聲或曰蠖姑也嘍攢其食之也類
額也泚泚然流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

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此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憲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有利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九令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

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學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下不郵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賞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

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也。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夫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其粢盛夫人蠶練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蠶素刀。反皿武永反。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禮曰諸侯為籩百。而青紵。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受之。繅。三盆。手遂。梅于宮。世婦使。以爲繭。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晉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齊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

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亡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夏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
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
而輕為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
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匠匠人
木工也輪輿
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

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
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
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
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
之食亦音嗣
墁權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
既曰食功則以土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
不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令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

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

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投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文有光，為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彈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衛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長上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己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

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瞞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魯有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魯虛業反。根奴簡反。

魯有諂笑。諂。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濫不及者。淪於污賤。而不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
改與月攘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
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
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
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勃溢也下下
地土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

洚水洚洞無涯之水
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
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艸者也地中兩淮之間
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
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
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州水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肅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

此書之作。過入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開。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揚。墨。蓋。揚。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關。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設。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自負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

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膾螿螿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
與平聲

蕭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柳，發語辭也。言蚘
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
是未能如蚘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辟音壁
纊音盧

辟，績也。纊，
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賊者已頻頰曰惡用是鮓鮓者為
哉他日其母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鮓鮓之肉也出而哇

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擲同頰與處同
子六反惡平聲鮓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
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鮓鮓賊聲也頻
頰而言以其兄受饋
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中太新物法口作傳

